

# 青春·大地

謝宏中



韓冰凝 《閨蜜》

隨着時移世易，人面桃花幾番新，青春小鳥與昔日的時光一去不復回。抱趣堂藝術館展覽館藏油畫展《青春·大地》，帶來一絲春天清新氣息。是次展覽由1月23日至2月12日，將展出中國及朝鮮當代畫家的油畫作品，畫家包括中國畫家白春禹、韓冰凝、王興平、沈軍，以及朝鮮畫家黃哲、金英民等等。畫作經典細膩的筆觸配上活潑的主題，詩意的畫面流露着昔日故地情懷，把善變的大地和少年時期的青春美好呈現在觀者眼前。展覽展示了一系列與展題有關的畫作，當中最特別之處是有數張朝鮮作品。

朝鮮畫，是朝鮮民族藝術幾世紀發展演變，融入眾多朝鮮本民族元素及對藝術之理解，以寫實突出「三分神似，七分形似」特點，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朝鮮畫特點是筆力挺拔，色彩艷麗，風格清雅。在色彩方面，以事物本色為主，也是朝鮮畫的一大特點。以底色為主要色彩，使光度的色彩和明暗與之相協調，把景物刻畫得更具真實感；材料使用上，彩色材料用的是礦質和植物性水性顏料，雖然朝鮮畫第一眼看似與中國國畫頗有類似之處，但細看卻有很大不同。朝鮮畫的創作中沒有水墨渲染的技法，覆色方式比較類似水粉畫。因此，感覺上或許沒有那麼飄逸靈動和自由不羈，但卻獨具一份深沉厚重的韻味。

抱趣堂展出的一批朝鮮畫筆法細膩，色彩厚實，我們很容易被其中傳出的那種單純、樸實和專注的情緒所打動。這些朝鮮藝術家的原創不帶功利色彩，不媚俗雜念，極少受到西方商業價值觀和現代藝術的影響。無論從繪畫本身的技法、色彩、構圖上我們可看出朝鮮畫家細膩的藝術感覺和高超的繪畫水準。

八十後藝術家韓冰凝（生於1984年）關注的是社會的交流，在訊息流動性極強的新時代，我們吸收更多資訊，但人與人的隔膜卻越來越厚，因此年輕的韓冰凝更珍惜人們之間的互動，她認為社會的發展離不開交流，交流能帶來互相的理解與信任，彼此了解，更容易溝通。年輕男女談戀愛需要交流，朋友之間談天說地是在交流增進感情，為了一個帽子激發了一段爭吵也是交流的體現。因為某種事物，把人和人聯繫在一起，她喜歡關注人們之間微妙的關係，新一代年輕人的互動與交流完全呈現在她的油畫裡。

另一位八十後畫家白春禹（生於1984年）則以其精彩的筆法繪畫擬真的人像，其新作《扇面少女圖·那一天》的女子神情迷人，眼望遠方似若有所思。女子姿態柔媚婉約，肌膚和衣褶褶的光澤皆完美地呈現，扇面的構圖亦令作品別致可人，背後的落印章處位置宛如一輪明月，讓畫作更添逸趣。

展覽地點：抱趣堂藝術館——香港紅磡鶴園東街四號恆藝珠寶大廈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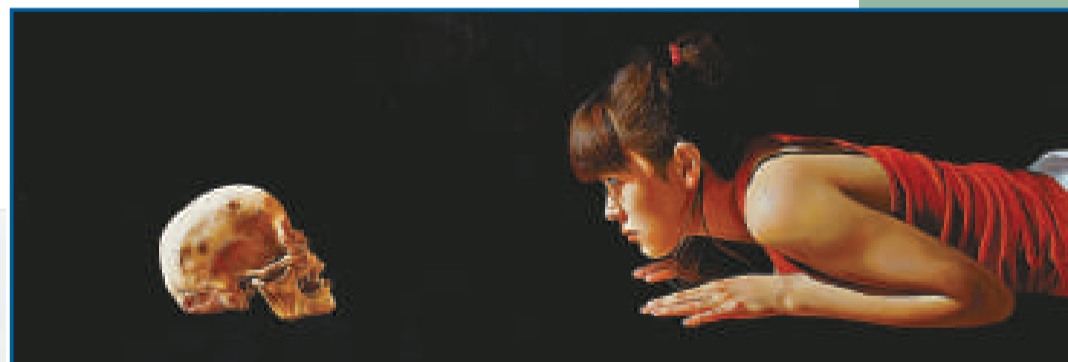
白春禹 《扇面少女圖·那一天》



李成旭 《背景臺的休息時間》



燕姝姝 《小貓·古麗》



韓冰凝 《正視死亡》

## 李卓祺書法作品選

無晴向來微蕭瑟歸去也無風雨也  
醒來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  
蒼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  
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且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

隸書



李卓祺，1954年生，廣東廣州人。曾任廣州藝術博物院院長。現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館長，廣東省書法家協會理事，廣州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廣州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廣州文史研究館館員。

先後就讀於廣州美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1972年開始從事博物館陳列形式設計及文物博物館藏品研究工作。在工作實踐中，研習歷代各種書體，並以左腕書寫，頗具特色。書法作品多次參加展覽；2000年和2005年先後赴澳洲悉尼和加拿大溫哥華舉辦「故鄉情」書法個展。多件作品被國內外博物館收藏。曾為廣州博物館、雕塑公園、南海神廟、廣東廣雅中學、純陽道觀等著名文化景點書寫匾名、對聯、碑文等。在2007年廣東當代名家評選活動中，被評為「廣東當代十大最具有發展潛力書畫家」。

行書

# 追逐永恆之夢

——評格日勒圖的馬系列繪畫

王春辰



《躍（一）》 油畫

當代社會對繪畫的感覺，就像趣味一樣，不斷擴大、不斷更新。其中的緣由一是當代藝術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改變了繪畫的定義和規範；另一個原因是當代對藝術的理解不再限於繪畫，特別是新的視覺方式，如攝影、電影、電視、數字化等都對繪畫產生了影響，也改變着繪畫的視覺方式和閱讀經驗。於是，人們對繪畫更多了些苛刻的要求，要求之高史無前例，判斷繪畫的眼光更加挑剔，海量的繪畫作品也就在這種要求高、目光深的視線下被淘汰了。

實際上，我們每天都期待着令人耳目一新的繪畫作品出現，即使不是全然的驚訝，也要有讓人駐步會意的地方。當第一次看到格日勒圖的馬系列作品，就產生了這種願意凝視良久的願望，吸引人去細細思量。格日勒圖來自草原，敦實樸樸，他充滿了對藝術的執著，1996年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並留校任教，於2001年東渡日本留學宮城教育大學，獲美術學碩士。這些生活經驗和教育背景，都成為他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使他漸漸萌發自己獨立的藝術判斷，進入到一種融合多種繪畫語言與觀念的天地中。

格日勒圖的繪畫作品融具象與想像為一體。我們知道，現實主義繪畫理論在我們的近代歷史中影響深遠，幾代藝術家都沐浴在這種創作理論中，創作了大批的經典、優秀之作。現實主義至今仍然是美術學院教學的主體，中國的科班藝術家沒有不受到這種藝術觀念的薰陶，但是作為一種創作理論，如何將現實主義推進、理解得更深入一點，就顯現出藝術家的功力和對藝術之路的選擇，而從現實主義入手去分析當今的許多藝術現象，也可以找到其

內在的構成秘密。從這個角度看格日勒圖的繪畫，也能夠發現他學習、接受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軌跡，他將這種學習轉換為自己的思考基礎。格日勒圖不再套用原有的現實主義框架，而開始超越具體生活的形象，進入到構造神秘的意象空間中，將一種特有的文化氣質置入繪畫中，創造出了意境柔美、遐思無限的藝術作品。

格日勒圖的這組繪畫以馬為核心，勾勒出一系列空曠寂寥的意象。他選擇馬是基於馬具有神秘的傳說和歷史故事，但在當代語境中，馬又漸漸淡出我們的生活視野，然而，牠自身所具有的那些文化屬性又是我們的生活一部分，於是，馬成為悖論下的夢想，成為我們追逐夢想的一個象徵。格日勒圖的馬具有馬踏飛燕的造型，透露着昭陵六駿的神逸，牠們或臨空一躍，縱身飛翔在虛空中，由現實躍入到想像界，似乎奔向某個召喚，昂首奮進（《躍》一、二、三），將蘊含的力量釋放殆盡；或神目淺閃，深情於遠山落日的輝光，那裡有無限的期待。這些神駿之馬又具有內在的厚實感，顯現着人格化的精神張力，寄予着藝術家對他們的夢想，傳達着藝術轉換的思考。在藝術構成上，格日勒圖嘗試着打破單一的空間關係，讓畫面多重組合、透視關係平面化，拉近視覺距離，而不是製造幻覺視覺，形成超現實的空間結構，給嚴謹的繪畫語言增添了現代意味，以此來契合自己的藝術表達。如《飛》，端莊的女子處於畫面中心，儀態嫺雅，合目神遊，座椅彷彿懸於飄渺的空中，兩匹駿馬飛翔兩側，視覺地呈示了夢想之境，綠葉象徵了烏托邦的大地，那裡寄寓着年輕女子的夢想。

事實上，格日勒圖的這一系列作品形成了互動、內在的聯繫，構成了一條視覺鏈條，牽引着觀者去細加體察駿馬作為象徵的啓示意義。這是藝術家去追求他的藝術夢想的開端，也是他回應當下的各種藝術之變的舉措，格日勒圖正年輕，他憑藉堅韌的個性也會如騎士般走向未來，將藝術、自我與人生融匯到恆久的時空中，繼續創造着悠揚沉思的夢想之作。



《躍（三）》 油畫



《飛》 油畫